

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第六十四回考析

庞 英

引 言

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抄本室所珍藏的抄本石头记（简称《列藏本》）是近年来海内外红学界人士极感兴趣的一部新资料。几年来我有机会接触到这部抄本，并在翻阅中积攒了一点材料，写过几篇短文。今后打算把我几年来所作的列宁格勒抄本石头记校勘记以及个人的点滴收获，陆续提供给学术界，以求共同探索和讨论。因个人手中参考资料不足，更加能力有限，难免谬误，望同好者，不吝赐教。

列藏本第六十四回的概貌

在现存的抄本石头记中较完整的本子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庚辰秋月定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简称《庚辰本》）。遗憾的是这部珍贵的抄本中缺少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在一九五五年影印《庚辰本》时，为了补足八十回之数，只得用己卯本中的此二回增添上，而已卯本在文字上“第六十四回大约接近于辛亥（公元一七九一年）印本（甲本），第六十七回则接近于壬子（公元一七九二年）印本（乙本）”（见文学古籍刊行社编辑部的出版说明）。被认为较早

的蒙古王府本中的第六十四回据冯其庸同志的评介又“抄得很草率，以致抄漏很多”（见《论庚辰本》81页）。那么此二回的原貌究竟如何，实为红学界存疑多年，急待解决的问题。大幸，列藏本中此二回尚完整不缺。现在我把它们介绍出来，共同研究，先谈第六十四回。

列藏本的第六十四回跟第六十五回装订在一册里（即第二十二册）。它跟全部抄本一样是用墨笔抄写在竹纸上，用反摺的乾隆御制诗第五集第十九卷为衬纸加以重新补修的。有的叶子因边缘过于破碎，重新装订时就直接贴在反摺的御制诗上。第六十四回共有二十六叶（52页），每页八行，每行二十字，在第一页的书眉上原有一贴签，已被撕掉，隐约尚见“石头”二字，这显然是在重新装订时，为了避免混淆，所做的标识。

全回开始第一行顶格写“石头记卷六十四回”，第二行低二格写回目：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把列藏本此回回目中之“珮”字录作“佩”，恐是来源之谬，特此指明，以免误会）。

第三行顶格横书“题曰”二字，下有五言诗八句：

深闺有奇女 绝世空珠翠
情痴苦泪多 未惜颜憔悴（“悴”字

原作“颞”，后圈去，旁加“悴”字）

哀哉千秋魂 薄命无二致（“哀”字原作“衷”，后圈改为“哀”）

嗟彼桑间人 好丑非其类（“其类”原作“岂颞”，后点改为“其类”）

全诗共占三行（第一行三句，第二行三句，第三行两句），下紧接第六行顶格写具有引言性的评语：

此一回紧接贾敬灵柩（原作“榇”，后点改为“柩”）进城原当铺叙宁府丧仪之盛但上回秦氏病故凤姐理丧（“丧”字原多一笔作“丧”）已描写殆尽若仍极力写去不过加倍热闹而已故书中于迎灵送殡极忙乱处却只闲闲数笔带（“带”字原作“伐”，后点改为“带”）过忽插入钗玉评诗琏尤赠珮一段闲雅风流文字来正所谓急脉缓受也”

此回回前评语共九十九字，占五行，每行二十字，最后一行为十九字，从第二页第三行顶格开始转入正文。

最后一页共四行另十四个字。“正是”下另起一行，低四格有七言诗对两句作结尾：

只为同枝贪色欲
致教连理起戈矛

在最后一页末有“红楼梦卷六十四回终”九字。

列藏本的第六十四回跟全部抄本一样是过录的，其中有错别字和漏抄的情况。

错别字的数量极少，仅有九字，亦不关紧要，如：

“没什么事”的“没”字误写成“设”；

小管家姓名“俞禄”，有一处把“俞”字误写成“愈”；

“告诉”的“诉”字有一处写作“诉”；

把“买上”的“买”字误抄成“卖”；

“来取”的“取”字写作“去”；

“一死”的“一”字写成“己”；

“作活”的“活”字误抄成“话”；

“写了”的“了”字抄成“子”等等。

有的误抄字（如把“没”抄成“设”；“活”写成“话”）说明列藏本第六十四回的过录底本是用行书体写的，而列藏本此回则是用楷书体抄的。此类错误可能是因为抄手的文化水平有限，弄不清当时流行的连笔三点水字旁所致。

至于漏抄的数量也不算大，但有的地方却很严重。由于漏抄，致使内容混淆，意思不明，现试举例：

1. 宝玉争看黛玉所作的“五美吟”时，黛玉有所顾虑，故云：

“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写了给人看去”，（《有正本》）。

列藏本则作：

“但只我嫌他不是写了给人看去”。

显然列藏本脱落了“是”与“的”二字，致使文意背道而驰。

2. 在叙述贾琏趁贾敬治丧的机会，百般撩拨尤氏姐妹，眉目传情，而二姐和三姐的反应各有不同：

“尤三姐却只是淡淡相对，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有正本》）。

列藏本脱落了六个字，则成为：

“尤三姐却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

致使文意不通。

3. 宝玉去探望黛玉，途中遇见雪雁的一段：

“只见雪雁领着两个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果之类，宝玉忙问雪雁道：你们姑娘从不大吃这些凉东西的，拿这些瓜果何用？莫非要请那位姑娘奶奶么？雪雁笑道：我告诉你，可不许你对姑娘说去，宝玉点头应允，雪雁便命那两个婆子先将瓜果送去”（《有正本》）。

列藏本作：

“只见雪雁拿着两碟果子走来，宝玉问道：你们姑娘从来不大吃这些凉东西的，拿这些瓜果何用？莫非要请那位姑娘奶奶么？雪雁笑道：我告诉你，可

不许对姑娘说去。宝玉点头应允。雪雁便命那两个婆子先将瓜果送去”。

从章法上来看，不能说列藏本这段文字不通顺，但从内容上着眼，其文意前后就不相应了。

4.小管家俞禄到寺中去见贾珍，请求指示的一段，列藏本抄漏了，“所以奴才今日特来回爷，或者爷内库里暂且发给”二十字，此是由于抄者眼差，错抄了一行（因上行亦是以“发给”二字结尾）。这不仅佐证此回是过录的，并说明过录的底本亦是以二十字为一行。

列藏本第十六回的正文中因误抄或错抄，后来被另笔勾去或圈去的文字共有五处，计十五字，而正文中旁添的文字共有二十八字。

以上就是关于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中的第六十四回的全部介绍。

关于第六十四回文字的演变情况

关于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的此有彼失的情况，专家们的意见很不一致。基本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红楼梦》的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是曹雪芹的友人根据曹雪芹的提纲或是初稿而写成的；另一种说法是，这两回是曹雪芹的原著，而在传抄过程中先是丢失了，后来又获得了。前一种说法是陈仲箎先生在一九六三年提出的一种设想（见陈仲箎《谈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3年，《文物》，第6期16页）。这种看法可能是因为当时只是依据了己卯本和程本中的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的文字所作出的推断，但是根据近二十年来所发现的新资料再看陈仲箎先生的设想，就值得重新考虑了；第二种说法是冯其庸先生在其专著《论庚辰本》中提出的。他依据故事的构思情况和写作实际情况，认为这两回是叙述尤二姐、尤三姐故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所以他果断地说，

这两回是当年曹雪芹创作尤家姐妹故事时一气呵成的（见冯其庸：《论庚辰本》，1978年，上海，75—76页）。这个论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观之，既合乎情理，又合乎逻辑，是不容置辩的。

至于程、高本中的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是否“保持了初出现时的原样”的看法，据我的观察，还是值得商榷的，这里先谈第六十四回。

蒙古王府抄本《石头记》第六十四回未曾见过，难以论证，仅以我手中现有的抄本和印本（即列藏本、一九五五年影印《庚辰本》中补抄的己卯本的第六十四回，有正本、全抄本、程甲本）我进行了一番比较详细的校勘工作。以列藏本跟其他诸本相互校勘的结果，共得六百五十七条异文。其中列藏本独有的异文共二百七十七条。列藏本异于己卯本的文字为四百九十四条；列藏本异于有正本者为四百二十七条；列藏本异于全抄本的文字共有四百零九条，其中原同于列藏本，后经增删修改的字句有二百五十六条，而改同于己卯本的有六十八条。值得提出的是在所注出的六百五十七条异文中，己卯本和程甲本在文字上有出入的仅占四十二条，而这些异文的性质，基本上是对文意毫无影响的一些不关紧要的字句。如在程甲本中的“寻件事”，在己卯本中作“寻见事”；程甲本中的“夏日”，在己卯本中作“夏天”；程甲本中“想起了甚么来了”一句，在己卯本中作“想起来甚么来了”；又如“祭奠”作“奠祭”，“请安”作“请了安”等，由此可见己卯本的第六十四回跟程甲本第六十四回是同出一辙的。

根据校勘的结果，我把它们大致分为两个系统：列藏本、有正本、未经增删修改的全抄本为一个系统；增删修改后的全抄本、己卯本和程甲本则属于另一个系统。

这两个系统之间最显著的差别是文字上的差别，属于第一系统者夹杂文言较多，试举数例：

1. 列藏本：
夹道观者何止万数。
有正本：
夹路而观者何止万数。
全抄本：
原同有正本，
修改后：“夹路看的何止万数人”。
己卯本、程甲本：
“夹路看的何止数万人”。
2. 列藏本、有正本：
令彼急来通禀。
全抄本：
原作“令他急来通禀”。
修改后：“叫他即刻送信”。
己卯本、程甲本：
“叫他即刻送信”。
3. 列藏本、有正本：
拿这些瓜果何用，莫非要请那位姑娘奶奶么。
全抄本：
原同列藏本和有正本。
修改后：“拿这些瓜果做什么，不是要请那位姑娘奶奶么”。
己卯本、程甲本：
“拿这些瓜果何用，不是要请那位姑娘奶奶么”。
4. 列藏本、有正本：
彼处人多。
全抄本：
那里的人多。
己卯本、程甲本：
那里人多。
5. 列藏本、有正本：
妹妹脸上现有哭泣之状。
全抄本：
6. 列藏本、有正本：
女工次之。
全抄本：
原同列藏本和有正本。
修改后：“女工还是第二件”。
己卯本、程甲本：
女工还是第二件。
7. 列藏本：
都不是我老爷所生。
有正本、全抄本、己卯本、程甲本：
都不是我老爷养的。
8. 列藏本、有正本：
有何主意。
全抄本：
原同列藏本和有正本。
修改后：“好孩儿你有什么主意”。
己卯本、程甲本：
好孩儿你有什么主意。
9. 列藏本、有正本：
寒温毕。
全抄本：
原同列藏本和有正本。
修改后：“说了几句寒温话”。
己卯本、程甲本：
说了几句见面情儿。
10. 列藏本：
便睨视二姐一笑。
有正本：
睨视二姐一笑。
全抄本：

原同列藏本。

修改后：“不住的拿眼看二姐”。

己卯本、程甲本：

“不住的拿眼瞟着二姐儿”。

11. 列藏本：

二姐亦低头含笑。

有正本：

二姐亦低了头只含笑。

全抄本：

原同列藏本。

修改后：“二姐低了头只含笑”。

己卯本、程甲本：

“二姐儿低了头只含笑”。

12. 列藏本、有正本：

将欲。

全抄本：

刚要。（旁添）

己卯本、程甲本：

刚要。

13. 列藏本：

亦便点头应允。

有正本：

亦便点头依允。

全抄本：

原同列藏本。

修改后：“也便点头依允”。

己卯本、程甲本：

“也便点头依允”。

综观以上所举之例句，不难看出其演变的情况，即列藏本、有正本和未经修改的全抄本在文字上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而全抄本上经过修改的文字又绝大多数出现在己卯本和程甲本的正文里。按年限论，己卯本早于全抄本，但己卯本的第六十四回是补抄的，而补抄的底本可能就是程甲本或属于程甲本

系统的本子。至于全抄本早于程甲本是为大家所公认的。因此我认为程甲本的第六十四回当出自于全抄本或类似全抄本的本子。

现在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全抄本的增删修改的工作是着重于哪一方面。据我校勘的材料来观察，在情节上差不多没有改动，只在回末增添了一段关于鲍二身世的补充说明，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放在文字的修改方面。除了一些虚词的增删勾改外，最大的工夫是下在文字的通俗化和口语化上。学者们已曾指出：抄本愈接近于原著，其夹杂的文言的数量就愈多，而其文字的通俗化正是抄别《红楼梦》晚期版本的重要见证之一。文字上的这种演变情况足以说明列藏本的文字比其他各本是更接近于原著的。

再从格局款式上来看：“第六十四回”，具有回前评语的本子有列藏本、戚蓼生序的有正本和蒙古王府本（后者未见、暂且不论），有正本的回前评是写在回前的另一页纸上，与故事本身完全隔开，而列藏本的回前评如正文般地抄写在回目后，这样的格式跟公认为曹雪芹手笔的第一回（甲戌本例外）、第二回，以及甲戌本中的第六回、第十三回、第十四回、第十五回、第十六回的完全一致，而回末以诗对结尾更是曹雪芹的原著中的通常结构。

依据上面所分析的情况，我认为在现有的几个“第六十四回”中最接近于曹雪芹原著《石头记》面貌的当称列藏本，起码它的过录年代一定早于戚蓼生序的抄本《石头记》，更早于高鹗手定的《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稿》。

以上的几点拙见提出来跟同志们探讨，必有不当之处，切望指正。总之我认为硕果仅存的几部抄本《石头记》各有千秋，都值得潜心细读，谨慎探究。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得到更妥当的结论。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一日于列宁格勒）